



手掬你直到天亮

了一容◎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宁夏人民出版社



手掬你直到天亮

了一容◎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掬你直到天亮 / 了一容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7
ISBN 978-7-227-03845-0

I. 手… II. 了…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7167 号

手掬你直到天亮

了一容 著

责任编辑 戎爱军 冯中鹏

封面设计 吴海燕 沈家菡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本 880×1194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75 千

版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845-0/I·1033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了一容，东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6年生于宁夏西海固一个叫沙沟的村子。曾在天山草原牧马、巴颜喀拉山淘金，足迹遍及祖国西部。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高级作家班学员。多次获宁夏自治区文艺奖，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创作新秀奖。20世纪90年代初始发作品，迄今已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精选》《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入选年度最佳小说和各类文学书籍。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2004年荣获第三届春天文学奖。

中短篇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小说集《去尕楞的路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现在《朔方》编辑部供职。



序

李东东

我和了一容的相识，按他的话说，他先直观地认识了我——在自治区文艺座谈会会场，在电视屏幕上；而我，则是先从书面认识了他——从他寄到银川、寄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我收的信里。他的信，用蓝墨水写在宁夏西吉县广电局的信笺上。传统的通信方式，年轻的东乡族作家，有了一定知名度，生活在西海固的大山里，工作和人事关系挂在与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系的西吉县广电局。这就是我最初印象中的一容。

2002年春到2006年秋，我在宁夏工作了将近五年。接到各种来信，是这段经历中常常遇到的事情。就我的体会而言，许许多多先是陌生而后逐渐熟悉的各级干部、各界人士、父老乡亲，对于来自北京的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很自然地是要观察的，是想了解的，是希望知道我是怎样工作、怎样对人的——大而至于能为宁夏做些什么；或者，能为某个宁夏人做点什么。

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新的面孔，面对西北欠发达少数民族省区宣传文化战线的种种种种，我和我的同事们，既要全面推进事业，也要选择重点突破，甚至，有时仅仅做一件带有某种典型示范意义的事情。因为，毕竟，需做的事情太多，而我们的力量包括实力和精力，太有限了。

我对宁夏文学的认识，是从我国著名作家、宁夏文联主席张贤亮先生开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读过他的许多小说，并且对其中许多印象颇深，深感震撼。近些年来，他住在办得有声有色的镇北堡西部影城，精雕细琢着事业，有滋有味地生活。那两个明清时代的堡子在银川西北、贺兰山前，地势比城区稍高。每次我去看望他或他找我谈工作，他常常这样问：你上来，还是我下去？多数情况，我会说，我上去吧——我认为这样做是对老同志、对文化名人的尊重，同时，在那天高地阔的地方说话，心情也变得地阔天高。在与他交谈数次，多数时间听他侃侃而谈之后，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就我们的现实状况发表了八个字的归纳性感想，我说你是神仙高卧，我是俗务缠身啊！

一个“俗务缠身”的人，实在是没有多大可能细细阅读文学作品的，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认真地读张贤亮的《灵与肉》《肖尔布拉克》《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对了一容和与他年龄仿佛的宁夏中青年作家的了解，便常常是从接触中、从感觉上、再玄一点儿说是从心灵上相知的。石舒清、陈继明、金瓯、张学东、郭文斌、了一容……张贤亮这棵大树之后成长起来的一片文学林，正在形成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文学宁夏现象，我所应当做的，是与宣传文化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一道，去培植和浇灌这片郁郁葱葱的文学林。

还是回到了一容吧。对获得了春天文学奖和其他多种文学奖项的了一容的文学造诣，我将把重要文学奖项和权威文学评论家们对他的小说的评价介绍给读者，或可为大家阅读这本小说集提供直接帮助，而我，还是从了一容写给我的那些信说起。

因为这些执著、朴实、用蓝墨水工工整整写的信，我决定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起到西吉看望这个东乡族年轻人，看看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把几部书和一台电脑送到他家里，使他由此换下手中的笔，并且，不要仅仅把电脑当作打字工具，还要通过电话线不怕麻烦地上网（当时西吉还没有宽带上网的条件），了解西海固以外的世界。后来，换了笔的、了解了外面世界的、又有了新作品的了一容，在信中告诉我他希望到更大的世界去开阔自己，也就是说，到银川，到更有利于专业创作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我把调动了一容的工作，视为对优秀人才进一步培养、向优秀人才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来看待；我不可能解决每个人的困难，但对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殊人才的关注，应当是有导向意义的。事实上，在此前后，宁夏新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群体已经并正在崛起，多数人相继汇聚到了银川。

老一代作家并不完全同意我的做法，张贤亮同志就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心别把宁夏的文学事业砸在你手上！我说此话怎讲？他说，高尔基有句名言：苦难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我就上的是这所大学；你太过呵护年轻作家了，为他们创造的条件太好了，温室里的花朵不经风雨，没有了艰难困苦的锤炼，怎么写得出生活呢？是的，他说得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贤亮本人就是惨烈的政治环境和生活境遇催迫出的思想大家和文学奇才，可我还是不愿想象，在新的历史时期，再用如此艰难与惨烈的生活体验来造就文学人才。于是，我坚持把曾在天山草原放过马、在巴颜喀拉山淘过金、揣着本《新华字典》浪迹大西北的一容调进银川，在宁夏文学杂志《朔方》当编

辑，继续那挤出编制安排了一容的工作、又同意他不必上班而从事文学创作的西吉县广电局所做的爱惜人才的事业。只不过，在银川，生活条件要好得多，子女教育环境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世界”毕竟大得多了。

宁夏的各项事业大发展了，回族汉族等各族群众都高兴。了一容和他的乡亲们说，我是他那个历经苦难的民族的恩人、亲人、家人。前者我实不敢当；后者，我愿意当。随着了一容的又一封信，寄来了一本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写他和他的文学创作的文章，文中刊发了一张照片，是我第一次去西吉他家时，与他媳妇、娃娃一起在他那砖瓦小屋前的合影，照片说明写的是，作者(指了一容)和家人在一起……我又一次感到一种触动，就像亲人之间、家人之间那种暖暖的、彼此总惦记着的亲情。

这位总惦记着我、也让我总惦记的年轻人，原名张根粹，现名了一容，东乡族，1976年生于宁夏西海固一个名叫沙沟的枯焦村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级作家班学员。上世纪90年代初始发作品，迄今已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一百多万言，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入选年度最佳小说和各类文学书籍。曾多次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艺奖，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创作新秀奖。2004年荣获第三届春天文学奖。《去尕楞的路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

现在要出版的这本书是了一容以前两本书中没有收入进去，但作者本人认为很有意思和纪念意义的一批小说，虽然小说的

主题依旧是他一直痴心的那些人和事，那些西部边地的生活图景，但所表达的心情，艺术上的探索 and 追求，是他另外的两本书中所不曾收入和具有的。如果说，前两本书——《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是他对自己民族的一个交代，《去尕楞的路上》是他对自己流浪生活的一个回顾和总结，那么这本书则是作者向全国关心和支持他的读者的一个撕心的交代，是一本愿意接受市场考验和检阅的书。也可说是一本被人遗忘的作品的自选集，书名曾经定为《黑乐园》。为什么要用“黑乐园”这个名字？作者喜欢庄严肃穆的凝重的黑色，所谓乐园，就是作者自己精神狂欢的一片乐土。后经过深思熟虑，定名为《手掬你直到天亮》，这个名字很好，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让读者体悟了一容作品的深刻与澄净，满含虔诚与神圣。

春天文学奖授奖词中这样评价了一容的小说：“了一容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荒凉的世界。但生活于这一世界中的人，他们的精神疆域却是宏大而丰富的。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着的却是令人感慨不止的坚韧生命。原始风情、粗砺山水、质朴言语、简陋的生活方式以及特立独行的木讷人格，构成了了一容的小说天下。这个天下几乎是无法摧毁的，犹如那些荒野中的生命生生不息。”

“作为乡村生活小说，了一容解构了经典乡村生活小说，向我们展现了与那种田园诗式的乡村生活小说截然不同的另一番风景。如此乡村生活，也许包含了更多的意义。”

“在以语言的铺张与豪华支撑小说的当下，了一容的小说所依赖的却是深厚而别致的经验与他的结构能力。我们在那样一个具有强烈的动作感、物质感的结结实实的世界中，感受并领

会到了‘小说也是一种建筑’的道理。小说经得起复述与翻译，无论如何也应被看成是一个考量小说的指标，而要经得起复述与翻译，就得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会因语言的转换而消失。”

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入选，评委们这样评论了一容的小说：“了一容小说中的各类人物，社会身份有别，个人遭际不同，但都面对着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怎样生存下去的共有课题，从中发掘出底层人所特有的与苦难相抗的隐忍之美。了一容的小说不只有对于身处绝境却能顽强生存的父老乡亲们的崇敬与爱怜，也有针砭社会弊端、抒写愤懑与不平的另类笔墨。与它所包纳的艺术内容相对应，大抵是凝重的、忧郁的，以至带有某种与他的年龄不甚相称的沧桑感。”

还有一些评论家这样认为：了一容生长在西部，从小浪迹在西部戈壁荒漠，那里有长空落日、飞沙走石的自然环境，艰苦而又奇异的多民族生活方式，以及辉煌不再却又依稀闪现于记忆的历史场景，阅读了一容的作品，会发现许多自以为与惯常的阅读不同的艺术世界，比如底层，在了一容的笔下，那是一个特殊的底层，了一容说过：“我所说的苦难，不是惯常意义上的苦难，不是物质的贫穷和一无所有带给人的痛苦，而是更深层次上的。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一些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因为人类自身的缺陷、不完美，导致人类总是走不出自我的羁绊。”

最关键的在于作者小说叙事里灌注生命热情所体现的内心卓绝的坚韧、信念和精神，并形成自己特有的悲悯情怀和文学追求，或者说丰富了人类永远需要充实的人文精神和生命内涵，

也带给自己作品其他西部作家不可取代的文学品质。他以粗砺的文风，直白的叙事，铜质般语言的朴素和硬度，建构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小说世界。这个世界是不能被摧毁的。“在现在的汉语写作中，了一容这样的文字已经越来越少了，质朴、刚健、简单、粗砺，孤独、悲怆、倔强、桀骜不驯。”

这大抵是了一容的小说的价值，是他留给读者的印象，差不多也是了一容的信留给我的印象。我改变了以往几乎不留存信件的习惯，留下了他的信，同时也留下了宁夏工作期间收到的不少信，留住了对他和他的乡亲——也是我的宁夏父老乡亲的温暖记忆。我忘不了几年来在宁夏得到的理解与支持，忘不了离开宁夏时同志们自发赶到银川机场为我送行，忘不了乡亲们冻得红红的脸膛上闪着泪光的双眼，忘不了紧紧握在一起的一双双大手。如果说了一容的小说是他对自己民族的一个交代，那么我的这篇序言，则可以说是我对宁夏文学界、对回汉父老乡亲的一个交代。

2008年7月于北京

* 序作者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2002年至2006年，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CONTENTS

河州人	001
野村	019
搭情	072
波涛笼罩	089
小说二题	117
寂静的屋子	137
根基	144
神奇的湖泊	153
红庄的秘密	166
人羊	177
河滩上的鸟蛋	188

目 录

出走	195
猴戏	209
妈妈	222
老纳	250
小苏	258
涟漪	264
焚烧	281
最后的堡子	294
红儿马	307
静土	321
乡村纪事	339
第三届春天文学奖授奖辞	355
第三届春天文学奖致答辞	356
了一容创作谱简编	358
随想随记(代后记)	360

河州人

那时我家住的是窑洞，邻居是一个河州人。记得，我常常喜欢到河州人家的窑洞里去坐坐，说说话。他看到我经常写写画画，就说，你把我也写一下。

我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东西，但对于写作，总还是觉得在摸索阶段。就说，你说吧，我把你讲的先记到我的本子上去。

他答应了，我就把他讲的记在了一位老先生送我的蓝色笔记本子上。

但是，河州人的故事我一直没有写，却写了另外的一些东西。十多年过去了，最近，我在整理旧书的时候，突然翻了翻过去的笔记本，发现记下河州人的文字比我以前的许多所谓的作品都更有文学的力量。下面我就给大家把河州人的事情讲一讲。

河州人的名字叫玛玛子。他说，我是1936年出生的。1942年的时候，我六岁，六岁上母亲离开了我完了（去世）。我大名字叫赫比如。母亲一共养下我们两个娃娃，我妹妹名字叫索福艳。我奶奶那时间还在世上，但我爷爷已经完了，我和妹妹索福艳两个都没

有见过爷爷。有一天，带着我带着妹妹的奶奶，把我们两个用一根燃烧着的香哄住，跟上一个叫老勺子的脚户（做买卖的）跑了。

我问他，老勺子跑到哪达去了？

不知道！他说，我大没有办法了就把妹妹寄放到一个亲戚跟前，领上我到一个叫曼斯的庄子的马海城家扛活。马海城的小名字叫三娃子。不久，我大就把我给曼斯的穆中山家招了亲。但是，我依旧在三娃子家扛活。过了一向，我的姑奶奶从北里黄河边逃难上来，带着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娘。姑奶奶不久就饿死了，姑娘姨就和我经常在一起玩。后来有一天她得了病，恰好从河南上来一个当客子（跑江湖的郎中一类），从姑娘的肚子里取出来了三条蛇虫子，但是病却没有好转，就去世了。我当时可伤心了。

我听了也有些难过。

他继续说，后来，父亲把我寄放到曼斯庄子里的油大师（一个榨油的）家，自己就跑到刚刚成立的西吉县城里，给人打杂、看店房。有一天，我大在街上撞见孙县长，孙县长老家是南里人，就同情我大，给我大在县城指定划了一院子地方。我大非常高兴，就飞着跑回到曼斯的油大师那里把我带到了县城的家里，家里只有一孔窑洞。白天父亲去到别人家开的店房里打杂，留我一个在家里。那时候，我一个人在窑洞里，感觉咋那么害怕。过了一年后，我大把我送到县城的袁先生——穿一长袍，头戴毡帽——那里念了两三个月的书，后来因为穷，交不起学费，就再没有去。我被我大继续放在窑洞里。因为我大给人家打杂，忙得很，家里没人做饭，这样，我大就把我寄放在一个熟人那里吃削饭（趁着某种机会，不付代价而得到好处，白吃人家的）。当时，我穿着一条老白布裤子，上面疙疙瘩瘩的，鞋子都是别人惜可怜给送的。

我对河州人说，你讲的这些，跟古今（故事）一样。后

来呢？

他继续说，后来，我大打问到我奶奶的下落了，就把我领到深岔岔里的我奶奶家——也就是我后爷爷——老勺子贝索孺的家里。我给我后爷爷家放牛。

河州人伸出三个指头，意思是放牧的是三头牛。

他没有停，继续说，我大就丢下我，彻底到县城里去打杂去了。我大就是隔三差五地到后爷爷这里来看我一趟。

放牛是很不错的吧？我问。

唉，快别提了。他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有一天，我头戴一只破草帽，在山上放牛，听过路的人说我大在萧何城（传说宋朝时辽国在这里修建过城池）赶集，我心急得很，就哭着、喊着，大呀、大呀！我一面哭喊，一面把牛赶到距离萧何城不远的一个叫谷子湾的山梁拐角上。突然暴风雨来临。雨大得了不得，一时间电闪雷鸣，吓得我不知所措——不知道哭，不知道喊。我蹲伏在一片草丛里，只顾一个劲抱紧身子，紧紧地缩着脖子。

出了一口气，他继续说，我的后爷爷——老勺子追来了，老勺子是我后爷爷的外号。他大声地喊我：玛玛子，玛玛子！

老勺子追到我跟前，一面用皮鞭子狠狠地抽打我，一面质问我：你为啥把牛不往回赶？下这么大的暴雨，洪水把牛冲走了咋办哩？嗯？后爷爷用鞭子把我打呀打，疯狂地打。我先是没命地跑，可是后来我跑不动了，就跌倒了。后爷爷嫌鞭子打不美，就用鞭子把打。我奶奶听到消息，也追来了，她连哭带喊：谷子湾的人呀，快把那贝索孺（后爷爷的名字）拉住呀、拉住，把娃娃打死了呀、打死了！

我奶奶追到跟前才拉开了我后爷爷。我后爷爷老勺子这才撇下我们，趁着雨把牛赶回家。